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馬衍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四 以下藝術類

說文解字序 漢 許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

業其繁飾偽萌生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葢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葢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

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籒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

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日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名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

莽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竒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隷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子古文謬于史籒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

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余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術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

不相雜厠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

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

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厤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賾索隱厥誼可傳粤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敢涉聖門其弘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賛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畫山水序　晉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而有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絶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内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

形以色須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暎則崑崙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

又神本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盡誠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眇聖賢暎於絶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四體書勢序衛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葢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

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肖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為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

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壊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

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謂摹印也六曰鳥
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
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
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
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
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漢末又有蔡邕採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
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

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輙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

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

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劒器行序　唐杜甫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駕元特宅見臨頴李十二孃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

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玆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劒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孃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已

序棋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

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果房之貴賤兹棋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于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

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棋者故序

重修説文序　宋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説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始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于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

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為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

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刻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

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
乖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葢篆書湮替為日已久
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
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氏注義序例中
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
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
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
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

戾六書者並序列于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狥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艸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于市曾非吕氏之精塵瀆聖明若

臨冰谷謹上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惟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脈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

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隂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擣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髪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雷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後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強弱五臓異稟

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此衆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于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

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方為藥之單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異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有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于人有終日摶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之於人無似

此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于醋苟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于

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雀蹌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蛙蛤消露下而蚊喙疘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禀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

氣少陰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㑊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闕

熙寧字說序　王安石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于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

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生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詩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于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有故琴瑟未嘗去其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于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内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于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

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虚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于外者皆不能具得之

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
予所以懼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夫有待于外者
予既力不足而于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
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
者也余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
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

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

總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狥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獘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葢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葢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

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㑹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于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于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鍾鼎篆韻序 元熊來

鍾鼎篆韻自琱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鼎

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欵通曰彝類為鍾卬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為隸古定科斗書遂絶矣觀漢所得

齊器周鼎柏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刓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于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榻碑碣為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為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于是歐劉李吕考録漸廣宣和以後

為書遂多傅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啟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于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欵未備其間鍾鼎字文鈌略頗泛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琱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稿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

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迹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㷰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荏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為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為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為富耳舊刻夏辥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歎烟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采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夏辥所未收徵

予為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
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
也由古篆下迄斯氷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
落散在名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
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
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
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
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

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鷫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葢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

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
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
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
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
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
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
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
餘暇逴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

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閲漢史未嘗不為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若其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于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葢明之

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賔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
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
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得其業家既富厚無
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
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
未始謁之也大槩學于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
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
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

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于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説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于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皷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積

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

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正能寒腑臓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隠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捄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捄白虎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捄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隠于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之正

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于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八九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

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陜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骩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

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婦久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之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略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乃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

筆于書其已試之效葢如此云

書則序　韓明善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模倣效終老而不厭亦必有其道矣葢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為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㸃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彛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髮是豈有意於

工也哉葢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其殘縑敗楮刓碑斷碣幸存于世者皆為人所寶愛觀其霞分雲駛龍跳虎躍變化倏霍莫適控搏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所可拘攣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學者互相憲述隨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黄太史米南宫書體尤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後世由是而降人盡事書其資善

書者又好為甚高之論以為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為是拘拘也其形質性情蹠盭昏惑前不則乎古後不足為來者則書道之中絶以是也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為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于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為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列諸梓仲德俾余為之序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書有自然之理理之

所在學者則焉射之正也車之軌也砭劑之俞榮也是書傳學者之厚幸非與仲德又謂余嘗取先儒讀書之法會粹為編未成成且并刻之嗟夫考古昔之言以求事物之則經籍所載盡儒者事也豈惟書哉趙君其進於是矣因并誌其語於篇端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三十五

洪武正韻序 明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宫商羽以至于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

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晉諸作曷嘗拘于一律亦不過

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

之倫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删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并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

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達魯與權欽遵明
詔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
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
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
凡六謄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并之否則析之義
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
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
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為之序臣濂

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

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宋濂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

故名曰隷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隷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隷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

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隷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源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倉頡衍而為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葢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隷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為之而略加變通者隷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

以具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耳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隷書為倉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别有所本邪滽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隷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競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隷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

諸方壺翁從義翁益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檇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

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為集古録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為金石録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隷學是攻其述隷釋二十七卷隷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脱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李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彦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李子將焉

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為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為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滌堙鬱而暢湮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趍其門余尤慕之以

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
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
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
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
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淒焉而秋清盎
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
砯乎氷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荅而交
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

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游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閲旬旦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

後世古樂寖久寖忘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具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県県郡人今為協律郎

六書精蘊序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

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偷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兹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為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偷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

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按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歴代師秦以為故詎惟六書也哉按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偽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為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

文也兹其濫觴也已或曰師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磐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遡隷亦必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嘯旨後序 唐寅

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人名氏內述其事始於孫登嵇康先生遂係以內激外激運氣撮唇之法甚詳而於聲則云未譜聲音葢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音聲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音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而止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子而止於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

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為不少必皆以䶑切得之䶑者䶑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䶑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䶑切今黃冠師符呪秘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咨語若一字呪合普林二字為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

掌今嘯亦有聲而無字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歟聲雖未譜其間稱或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下益氣自上齶出為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為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仄聲故也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為聲必出於平而不出於仄矣孫嵇仙去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聲而習之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子儋朱君好古博雅一

時俊彥之良無有逾者於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相勘校因曰嘯之失其旨也久矣幸存此編略知梗槩不刊諸梓以傳於世則羊禮俱亡後人何所考據子盍為我叙其事於編後以遺同志幸遇反隅之士衍而習之庶幾復有以嘯名於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六書索隱序　楊慎

慎自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為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

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彛款識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徐鍇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温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温篆形之美茂肆筆斆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

欲挈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篇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説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復而不删者必有刋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次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説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

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偹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歴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具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

逵說桑欽傅毅說官溥說談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黄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揩出而字曰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笋昇高山為杪此乃兒童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為此

字學者若李陽氷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吴才老通其音讀黄公紹析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胥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温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絶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涶唾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賸牙示以形聲

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哥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為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為祖許氏說文為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為此卷深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

矣其如道何荅之曰藝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晩而喜易韋編三絶其以孔子為揚子雲以易為太玄而詩書春秋為甘泉四賦耶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為極致而識字為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為不踰矩哉書成並識此於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予斯言其必啄咈而心愉矣

夫

書品序　楊慎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戳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别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

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斵輪綿駒之撅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為慼其慼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轉注古音略序 楊慎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

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曰動静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説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

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為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於古而始發於今謬於昔乃有正於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輿篇隱帙涣若冰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祭之古人成編褫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謏說乃作轉注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

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為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夥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畫史序　劉鳳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奥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於古今猶是乎唐虞以來施於黼黻文章旂常鼎彝為用與書相

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入其間矣周官畫繪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眇微未嘗茍也後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曹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戶牖間畫龍者寫成慶大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概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益卑古能之者衆與何弓矢輪梓猶顯其名而輸爾慶石至於今不滅也將存於圖象者易逸亡惟得載於簡

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晉宋多名流魏髙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㸃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粗有其法而回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為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其人而人係其代唐亦多出於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放者遂擅逸代稱至見於歌咏者其人多骯髒負氣邁奥故

以此重即不為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雄俊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衒賤以玩弄畜時以發其憤懣於胸臆著之筆墨素繪而寄之千載喜恍忿鬱悲愁皆形見者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釋彥悰道醇景玄若虛輩無慮數十家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敘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題目叙閱奥畦經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萃為一編獨今代名家雖

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并為核其事跡有所删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予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謝流別為上下具論其散遺人間者終歸於澌滅惟斯庶可少存乎哉

古今法書苑序　王世貞

羲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窺鳥跡而畫洩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兆珉赫赫六經是馮是

徵述書源第一頡為古文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籀省而
斯小篆及邈秦隸谿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
三倉之後秦隸復省而為漢隸隸圓而今稍飾豐華斯
極鍾氏散為章草豎遊所創伯英乃最伯英蕩之窮變
極態今草以備損益其間以為藁行匪流匪滯其觀日
徵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
地陰陽既生乃立形勢有物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
密乃無際骨恆勝肉法乃副意述書法第三固為漢史

九品人倫肩吾則之懷瓘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知而貴在尊聞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而元常伯英斯為首出至右軍而集大成獻則武美邕乃夷清唐猶國風宋其黍離彼無君子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談起自蕭梁參以袁昂衆實加詳若總若芇紛莫可量以似求有中含抑揚譬若粉澤而睹雖黄述書評之擬第六崔張為玉逸少比金以及鍾索焜煌藝林中者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嗜其下傳耳連城之賞可

要天子中人十家不敵片紙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代為不乏其妙入室而次乃升堂其遠隅藩籬而邇窺宮牆或咏追八法或歎遺踪播響聲詩攄藻文章若少陵昌黎於業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以藝蔽之胡載在國史而贊獨稱制心摹手追千古流覬僧虔紀略彥遠博綴宣和臚體至陶而備述書傳第十縑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文見珍玉府是裒刼潤之厄兵燹為讐所與存者河圖天球述書蹟第十

一維昔神禹鑄鼎以及細鍾蚊脚鵠頭紫金淛濈商質周文刻畫雕蟲大小二篆於焉取宗述書蹟之金第十二禹既勒於岣嶁而宣有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蠲受禪勸進啟隸於後然而念太丘者以廓清中原而愛征西者卧三日而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爭購七尺之岷匪脛而走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以為是六義之精煜乎與日月相為昭乎則乎嶽峙而川流走飛而天矯乎哉其急書者以等

於菽粟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

而畀之者以為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

益於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第十四

知命篇序　虞淳熙

屠緯真之未中謡詠也瞽子先語王季夏太史已而果

然籍令季夏無隱貝錦且不成織於是衆交尤焉瞽子

謂否予知之命也緯真之不知亦命也已而緯真述知

命篇縱言命夫命難言之矣樂天知命故不憂而舜泣

文悄道之將廢有命而孔子干七十二君受命者輕貨殖而炎帝立市膠鬲在魚鹽之中子於親臣於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父母命之憂則憂命之勞則勞命之悲偯鬱陶竭蹶姚佚鷔發免脫何敢不從方於谷聲圭景激矢催輪雖有神智不可殄匿雖有逸材不可蘗止奈之何哉命當知命則家有緯真之篇命不當知命則客阢瞽子之書命當知命則一事一言足徵足信命不當知命則雖千古人萬緯真秉鐸而詔之

無益也雖然緯真奚自而輯之元素奚自而行之瞽子奚自而序之命矣乎歲在甲午當辛未世二千二百八十八為大畜之上九繇曰何天之衢亨道大行命大明天以緯真為鐸錫之以善鳴命矣乎是宜前言往行之多識也矣

重刻體仁彚編序　黄汝亨

兵書殺人之書也善用之而有以生醫書生人者也誤用之而往往至於殺以生之者而之殺仁者不為此非

書之為誤所以用書未全也天地間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必有所自起故夫人之精脉與天地通而物性之為溫涼生剋殺於二變化於五其精即與人通故通乎太素不能無叔和之用而精叔和者方可與言太素人之有脉與藥之有性一也俱所謂生乎動者動之得失而吉凶以證於是乎為方為圖說寫其意以模範後人而所謂生之之具卒不外是將不知兵與知兵而不知天命之有歸其喪亡同世人言醫而不通太素與貿貿乎

藥性者何以異李廣號稱名將不擊刁斗不擇水草不必按古法律往往迷失道以敗而髙談者乃歎息於數奇庸詎知夫營平之上方略伏波之聚米山谷有不動動必吉則治病者果不可以無方書也通脉訣識藥性證之於方徵而與壽命符於以神醫之用而生生之道全矣嗟乎世無秦越人安能遺方循性飲上池而見五臟癥結哉是道也莫備於體仁彙編一書昔者御史中丞印臺傅公刻之江藩爲德滋廣而歲久編殘多至剥

落叅政還素李公淹雅之餘旁暢方術為補亡訂訛授之剞劂李公殆後中丞而有功於叔和東垣以生活人稱大醫王稱能仁者矣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懲李廣之敗謂必方書活人則霍嫖姚有言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者非名將也邪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十五